

《我好似孤云独自漫游》的文体学分析

谢兴宇

浙江工商大学外国语学院, 浙江 杭州

收稿日期: 2024年5月21日; 录用日期: 2024年7月12日; 发布日期: 2024年7月25日

摘要

本文运用文体学理论分析了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威廉·华兹华斯的著名诗篇《我好似孤云独自漫游》，重点关注了前景化手段在这首诗中的运用。探索诗人如何巧妙地运用这些文学技巧将自然的美与情感的表达融合在一起，从而实现更深层次的艺术表达。结果显示，该诗运用了语音偏离、语义偏离、句法偏离、篇章偏离等四种偏离结构以及词汇并置、语音并置、句法并置等三种并置现象，诗人将前景化的手段融入到无尽的想象之中，赋予了水仙花和浪花以人的形态，他是自然最真实的崇拜者。

关键词

前景化, 并置, 偏离, 《我好似孤云独自漫游》

Stylistics Analysis of *I Wandered Lonely as a Cloud*

Xingyu Xi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Received: May 21st, 2024; accepted: Jul. 12th, 2024; published: Jul. 25th, 2024

Abstract

This paper employs the foregrounding theory of stylistics to analyze *I Wandered Lonely as a Cloud* by William Wordsworth. It aims to explore how Wordsworth skillfully uses these literary techniques to integrate the natural beauty with passionate feelings, so as to achieve a deeper artistic significanc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oem using the phonetic deviation, semantic deviation, syntactic deviation and discursal deviation and lexical parallelism, phonetic parallelism and syntactic parallelism, Wordsworth integrates the means of foregrounding analysis into his endless memory and imagination, personifying the daffodils and waves in the form of human, he is the most worshipper of nature.

Keywords

Foregrounding, Parallelism, Deviation, *I Wandered Lonely as a Cloud*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自然常常被誉为舒缓情感困扰的终极良方，因为它具有无穷的力量，能够给那些在绝望中寻求慰藉的人带来安慰。当我们陷入负面情绪的深渊，感到沮丧或孤独时，大自然能够成为我们寻求安慰和宁静的避难所。走出户外，沉浸在自然的拥抱中，是一种简单但非常有效的疗愈方法。不论是拥抱一棵威严耸立的大树还是吸入清新干净的空气，这些简单的举动都能唤醒我们内心深处的积极情绪，帮助我们度过情感旅程中的低谷。

诗歌不仅仅是组织文字排列的方式；它是表达情感、提供对世界独特视角的手段。正如威廉·华兹华斯所说，“诗歌是强烈感情的自然流露：它起源于在平静中回忆起来的情感”，在创造性的领域里，自然始终是诗人和艺术家们的永恒灵感之源。本文深入探讨了一位伟大诗人威廉·华兹华斯的作品，他是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群中的一位巨人，曾被誉为桂冠诗人。他的诗歌以对自然的强烈亲密感、对人类情感的深刻探索和对想象力的深信不疑而著称，他的诗歌在 1798 年与塞缪尔·泰勒·柯勒德合作出版的《抒情小曲》中开创了英国文学的浪漫时代。诗人深受自然启发，并从自然界的惊人美丽中汲取灵感，创作出一首与无数人心灵共鸣的诗篇。

1804 年创作并于 1807 年出版的诗篇《我好似孤云独自漫游》(也被称为《水仙花》)，是华兹华斯最著名和悠久的作品之一。这首诗体现了他与自然的深厚联系以及他通过简单而生动的意象表达深刻情感体验的才能。1802 年 4 月 15 日，威廉和他的妹妹多萝西·华兹华斯在湖区漫步时遇到了一长条街区的水仙花，多萝西在她的日记中记录了这一经历。这一事件成为了华兹华斯创作这首抒情诗的灵感来源。通过对这首诗的深入分析，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华兹华斯的诗歌艺术，以及他对自然和人类情感的深刻洞察力，这对于我们欣赏和理解英国浪漫主义具有重要意义。

2. 文献综述

《我好似孤云独自漫游》这首诗引发了国内外众多学者的兴趣[1]-[7]。学者们从多个跨学科的角度探讨了这部作品，涵盖了文学、语言学、翻译研究和计算分析等多个领域。这种广泛的学术兴趣凸显了这首诗的多方面吸引力以及它在学术界的重要性。例如，肖霞[7]对这首诗的语音和词汇特征进行了详细分析，探讨了诗人如何在语言结构层面将普通的水仙花赋予生动而欢乐的舞蹈意象，使灵魂的短暂激动达到永恒的魅力。孙敏[5]基于哈利迪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了这首诗的功能。在《语言结构与语言功能》一文中，哈利迪提出了语言的三个主要元功能，即思维功能、交际功能和文本功能。这三个主要元功能的语义系统网络通过语义选择和语篇的过程实现了“语义潜力”。她讨论了词汇 - 语法层面的三个元功能，即物性、语气和情态以及主题和提和一些连贯装置。

此外，由于《我好似孤云独自漫游》也被称为《水仙花》，章燕[8]比较了这两个不同的标题，并认为它们各自强调了对华兹华斯诗歌精神本质的理解和把握，这导致了不同的阅读体验。同样，赵文涵[4]

以《我好似孤云独自漫游》为例，比较分析了其四个中文译本，就其形式等价性和意义等价性进行了分析。

学者们不仅从内省的角度对这首诗进行了研究，一些学者还从计算科学的角度研究了这首诗。例如，穆尼尔等[1]进行的研究就是通过一个名为“Transpoemation”的计算框架来体现这一趋势。他们证明了通“Lumen5”这样的数字工具对《我好似孤云独自漫游》这一文学作品进行详细的可视化可以在不损害传统近距离阅读方法的价值的前提下用于增强文学分析过程。Transpoemation 是一种可视化过程，它可以通过使用一些可视化工具将诗歌转化为动态或静态的图片和音乐。这种新颖的方法意味着一种跨学科的交流，其中计算技术被用来获得对诗歌作品的新见解，从而拓展了文学和计算研究的视野。

总而言之，这些研究成果产生了实质性的学术贡献，本文将重点放在诗人是如何通过突出前景化的双重透镜即偏离和并置来进行创作的。目标是探索诗人如何巧妙地运用这些文学技巧将自然的美与情感的表达融合在一起，从而实现更深层次的艺术表达。这种应用有助于加深我们对诗人如何通过他的诗歌传达自然之美及其对人类灵魂的深刻影响的理解。本文将着重讨论其最突出的特征，包括语音、语义、篇章、语法和其他文学手段。通过这种多方面的分析，本文旨在提供对诗人作品的全面理解，阐明这些不同的元素如何融合在一起，创造出丰富的声音、意义和情感的编织。这种深入探索将为我们提供宝贵的见解，揭示了诗人描绘自然界及其对人类的深远影响的独特方法，展示了他诗歌表达的持久的关联性和优美。

3. 前景化分析

“前景”一词最初是用于绘画中，用以将人或物放置在画面的突出位置。后来，穆卡洛夫斯基[9]在他的文章《标准语言与诗歌语言》中使用了这个词，因此在文学中，“前景”是一种技巧，它能够吸引读者的注意力，使特定的元素更加显著和重要。在《我好似孤云独自漫游》中，威廉·华兹华斯通过偏离和并置的结合使用，巧妙地运用了这一技巧，这对于突出诗歌的关键方面至关重要。

偏离，体现在华兹华斯对语言和意象的非传统使用，比如将水仙花拟人化翩翩起舞，偏离于传统的描述方式，一定程度上可以吸引读者的兴趣。并置，体现在某些短语句子的重复结构中，增强了诗节的韵律，有利于加强诗歌的中心主题。这些技巧的共同使用创造了一篇引人注目且难忘的作品，将读者的注意力引向诗歌的生动意象和情感深度，同时也加强了主题意义。这种有意识地运用前景技巧极大地丰富了读者的体验，增强了诗歌对自然和人类情感的描绘，使其效果更加深远和持久。

3.1. 偏离的类型

偏离是文体学中一个重要的概念。正如穆卡洛夫斯基在《标准语言与诗歌语言》中所说：“诗歌语言是标准语言的有意违反[10]。”在文学中，偏离指的是与常规或写作的通常方式的偏离。这是创造一种独特风格或强调特定观点的方式。在这首诗中，华兹华斯应用了多种技巧来创作这首诗，同时也产生了不同类型的偏离。

3.1.1. 语音偏离

为了保持韵律或节奏的和谐，特别是在英语诗歌中，省略音节，特别是元音，是一种常见且公认的技巧[11]。这种技巧通常用于在诗歌中保持音律的和谐，包括使用缩写或省略以创造更流畅和悦耳的节奏。例如，在第一节中的一句：“I wandered lonely as a cloud/That floats on high o'er vales and hills (我孤独地漫步，如同云朵一般漂浮在山谷和山丘之上)。”这句中，“o'er”是“over”的缩写。在这里，“v”被省略了，这在视觉和语音上都简化了这个词，有助于整首诗的整体节奏质量和声音和谐。

这种有意的省略不仅仅是为了美学享受，它在诗歌中有多重目的。首先，它有助于保持诗歌的格律，

确保诗行遵循已建立的韵律模式。在传统诗歌中，格律一致往往至关重要，因为它们通常是创造诗歌所知的音乐品质的关键。通过将“over”缩写为“o'er”，华兹华斯使该行保持了诗的四步抑扬格的特点，保持了其韵律完整性。另一方面，使用这种缩写增强了诗歌的自然流畅性。在口语中，缩写经常用于使词语之间的过渡更加流畅自然。通过在他的诗歌中采用类似的技巧，华兹华斯使他的诗歌回扣了自然语言的节奏，这增加了诗歌的亲亲和表现力。

3.1.2. 语义偏离

语义偏离主要是指偏离于语言的字面意义或一般意义。在诗歌中，语义偏离并不罕见，它们的主要表现形式是词语的非常规组合[11]。《我好似孤云独自漫游》中水仙花翩翩起舞的景象描述是对传统的花卉描述方式的生动而想象力丰富的偏离。通过拟人化，华兹华斯使水仙花从静态的自然元素变成了动态的元素。这种拟人化赋予了场景生机和活力，使自然似乎不仅是一个被动的背景，而是诗歌中一个积极活跃、生动的参与者。水仙花不仅仅是花朵：它们是跳动着的角色，用他们的能量和活力吸引着读者。

在第二和第三诗节中，诗人用生动的语言，将水仙花与天空中的天体以及地球上的波浪进行了惊人的比较，有效地突出了它们的数不胜数和生机勃勃。这种类比不仅阐明了水仙花的数量和动态性，而且将它们提升到了一个宏伟的、几乎是宇宙级的水平。星星和波浪的意象传达了永恒运动和无尽性的意味，暗示着这些水仙花的记忆及其所有的生机勃勃和多样性将永远地铭刻在诗人的心中，留下美丽和活力的持久印象。这种有力的意象加深了诗歌的情感共鸣，因为诗人反思了自然辉煌对人类灵魂的持久影响。

此外，华兹华斯在非传统的组合中使用简单的日常语言为诗歌增添了独特的风味。诸如“lonely as a cloud (孤独如云)”或“jocund company (欢乐的伙伴)”之类的短语令人感到出乎意料，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孤独如云”将独自漂泊着的云与诗人内心的孤独感相对比，“欢乐的伙伴”传达了水仙花的快乐和。这些短语在日常语言中通常不会出现，为诗歌增添了独特的诗意声音，既易于理解又富有形象和情感。

简言之，诗歌中简单而生动的措辞为读者绘制了生动而易于理解的画面。华兹华斯选择的词汇看似简单，易于理解，但富有意象和情感。这种方法使诗歌能够跨越时间和文学专业的界限，与各种读者产生共鸣。他所创造的意象不仅在视觉上吸引人，而且在情感上也引人入胜，捕捉了自然美的本质及其对人类灵魂的深刻影响。

3.1.3. 句法偏离

句法偏离是华兹华斯诗歌中的一个显著特征，它通过句子倒装等文体使用技巧实现，即句子的惯常词序颠倒。这首诗展示了这种句法偏离的两个明显实例。观察最后一段诗行，“And then my heart with pleasure fills”这句话，常规的短语结构通常是“*And then my heart fills with pleasure*”，但华兹华斯通过重新排列词语，在“fills”和“daffodils”这两个词之间建立了韵律联系，增强了诗歌的节奏和韵律。同时华兹华斯通过颠倒这种结构来强调诗歌的情感高潮。这种倒装创造了一种紧迫感和强烈的情感色彩，使诗歌的情感更加突出和真实。

And then my heart with pleasure fills,

And dances with the daffodils.

类似地，句法偏离的另一个例子是在第二节诗行中，“*Ten thousand saw I at a glance*”通常，这句话采用了一种倒置的文体手段。句子的主语(“I”)通常位于动词(“saw”)之前，但在这里，华兹华斯选择了一个非传统的结构，将主语放在了动词之后，“ten thousand”放在句首，增强了敬畏和壮丽的感觉，以便强调水仙花在人群中的活跃和生动。这种句法结构引人注目，使读者注意到诗歌中的关键元素，因为一

眼望去就能看到大量的花朵，并且为诗歌的意象和情感增加了深度和丰富性。

*Ten thousand saw I at a glance,
Tossing their heads in sprightly dance.*

因此，这些句法上的倒置不仅增加了诗歌的节奏，而且有助于放大所描述场景的规模和宏伟。这种倒置达到了一种独特的文体效果，特别是在强调的诗人遇到这种景象的意外性和眼前景象的广阔性。通过改变惯用的文字顺序，华兹华斯有效地吸引了读者的注意力，反映了看到水仙花对他产生的意想不到的和压倒性的影响。这种技巧不仅吸引读者进入诗歌的直接体验，而且也反映了自然世界引发的深刻的情感反应，展示了诗人将简单的观察转变为深刻感人的体验的能力。

3.1.4. 篇章偏离

正如我们所知，话语在结构和语义上应该是一致的。通过有意识地选择一定的语义关系和关系结构，并采用远离常规的语篇设计方法，作者可以使作品具有独特的风格特征[11]。在这首诗中，诗人在时间的统一性上有意地打破了平衡。在前三节中，华兹华斯使用了过去式，但在最后一节中，他突然使用了现在式。因此本文可以推断，这一切经历都是从诗人的回忆中所提取的，诗人在写作过程中，不断地将过去的美好记忆回想起来，以缓解现在生活的苦闷失意；事实上，这首诗确实是在事件发生两年后写作的。诗人创造集过去和现在，好像最后一节切断了与前三节的联系，打破了美好的景象，投入了现实，似乎又对生活充满信心，能够继续前行。

这一时态的转变很有必要，因为它强调了华兹华斯对记忆承载超越时间力量的信念。水仙花，曾是一种身体体验，已经被内化并转变为一个持久的情感景观。从过去事件到现在精神状态的转变说明了记忆如何继续影响和丰富我们的生活。此外，最后一节中，有一个明显的向现在时的转变，这意味着从外部观察到内部反射的过渡。在这里，华兹华斯写道，“For oft, when on my couch I lie/In vacant or in pensive mood/They flash upon that inward eye/Which is the bliss of solitude (当我经常躺在沙发上/空虚或沉思中时，/他们在内心的眼睛上闪烁/这是孤独的幸福)。”这种转变突出了记忆的永恒和永恒的本质。水仙花不再是仅是过去经历的一部分；他们已经成为一个持久的形象，诗人可以随意的回应，即使在孤独或自省的时刻也能给他带来快乐和安慰。

总之，《我好似孤云独自漫游》从过去时向现在时的转变是传达华兹华斯对记忆的视角的关键因素。它强调了我们与自然的经历所带来的持久的影响，以及它们如何在那一刻过去很长时间后继续带来幸福与和平。这首诗不仅是对大自然之美的赞美，也证明了我们的记忆带来的慰藉的力量。

3.2. 并置的类型

并置，也称平行结构，是另一种在《我好似孤云独自漫游》中显著的文学技巧，通过重复和对称来强调中心主题。在这首诗中，重复的句式和词语增加了诗歌的节奏感和情感力量。平行结构是指诗歌中相似语法结构的重复使用，通常用于强调重要概念或情感。在《我好似孤云独自漫游》中，华兹华斯运用了平行结构，以强调诗歌的核心主题和情感。

3.2.1. 词汇并置

词汇并置是指在一首诗、广告甚至是法律文书写作中的一系列单词或短语中使用类似的词汇结构或模式，在诗歌中体现为使用相似的词汇结构来表达某一强烈的想法或情感。这种平行结构使诗歌更易于理解，并强调了诗歌中的重要概念。词汇并置是一种修辞手段，经常用于文体或有说服力的目的。这首诗以说话者“I wandered lonely as a cloud/That floats on high o'er vales and hills (我孤独地漫步，如同云朵

一般漂浮在山谷和山丘之上)。”，开篇立刻在孤独的云和孤独的人类之间建立了一种平行关系。这一对比突出了说话者的孤立，但也突出了他与自然世界的联系。

这首诗中的自然意象——“水仙花”和“星星”是诗人熟练使用词汇并置的一个显著例子。在这里，诗人将水仙花的尘世之美与银河中星星的宏伟进行了对比。通过这样做，诗人创造了一个生动而广阔的视觉景观。诗行“Continuous as the stars that shine/And twinkle on the milky way/They stretched in never-ending line (就像在银河系上发光和闪烁的星星一样连续，它们无穷无尽的延伸着)”，不仅将水仙花的繁多和天上的恒星进行比较，而且还赋予了它们更广泛的意义。这种比较将水仙花从单纯的花朵提升到了永恒的高度，增添了美感及其历久弥新的品质。

3.2.2. 语音并置

语音并置很容易在这首诗中识别出。这首诗的结构被精心地组成了四个诗节，每个诗节有六个诗行组成，这种组织方式遵循了抑扬格四音步(iambic tetrameter)，各节尾韵基本遵循“A-B-A-B-C-C”的押韵形式。这种押韵结构不仅增强了诗歌的听觉吸引力，而且在巧妙的意象创造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与诗人的原始视觉相一致。这首诗的节奏和结构可以唤起一首作曲优美的歌曲，其特点是刻意的节奏框架。头韵的使用“beside the lake, beneath the trees”进一步加强了押韵的效果，为诗歌增加了不同层次的声音和纹理。

尽管选用的词汇简单，但这首诗充满了丰富的表达力和节奏上的和谐，有效地反映了它所描绘的自然场景。这种方法标志着与18世纪主导的更精致和结构严格的诗歌风格的背离。这首诗的结构有四节，押韵结构简单，反映了华兹华斯的哲学，即诗歌应该是容易理解的，倡导创作普通人也能欣赏的诗歌。通过偏离早期文学时期流行的复杂押韵模式，华兹华斯倡导英国文学的一个新方向，即优先考虑诗歌的可及性和情感共鸣，而不是过多的添加装饰性语言和错综复杂的形式。

3.2.3. 句法并置

句法并置是一种文学手段，其特征是在一个句子中或在一系列句子中重复相似的结构，以创造一种节奏效果或强调一个特定的想法或情感。这种平行结构使诗歌更加清晰易懂，并强调了诗歌中的重要概念。这种技巧在《我好似孤云独自漫游》的结尾处得到了体现，特别是在最后一行：“And then my heart with pleasure fills/And dances with the daffodils (然后我的心充满了快乐/随着水仙花跳舞)”。在这里，诗人通过重复一个相似的语法结构实现了并置，提高了诗歌的抒情质量。前一部分，“然后我的心充满了快乐”，暗示了一种压倒性的喜悦和满足感。这在第二部分“反应放大，加入水仙花共舞”，这不仅延续了快乐，还体现了积极性、与自然和谐统一。“舞蹈”这个词的使用特别让人想起共鸣，这表明人们对水仙花的荣耀有一种身体上的，几乎是发自内心的反应。

这种重复不仅强化了诗的节奏，也强调了诗人对自然风景的情感反应。这句话将诗人内心的内在状态与舞蹈水仙花的外在运动置于同一空间，有效地传达了诗人的内在体验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和谐与统一。内心“filling with pleasure”和“dancing with the daffodils”的意象反映了让人感到快乐的、令人振奋水仙花的存在，暗示了人类精神和自然的魅力之间的一种深刻的、共鸣的联系。因此，这一诗行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高潮，这首诗对自然世界和人类情感之间相互作用的探索的，说明了自然简单的美如何唤起深刻的喜悦和成就感。

4. 结论

通过对《我好似孤云独自漫游》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威廉·华兹华斯如何通过偏离和并置等文体学技巧，将自然的美和情感的表达融合在一起，创造出一首令人难忘的诗篇。华兹华斯的语言生动而简

洁，他的意象深邃而美丽，他的情感真挚而深沉。通过这首诗，我们不仅能够领略到自然的壮丽和神奇，而且能够感受到诗人对自然的敬畏和对生命的热爱。这种深刻的情感体验是《我好似孤云独自漫游》如此令人动容和震撼的原因之一，也是它在文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原因之一。偏离，以句法和节奏变化的形式，旨在吸引读者注意到特定的元素和主题，而并置通过重复的结构和主题，创造了一种节奏和谐的氛围。这些技巧的结合促成了这首诗的感染力。

此外，华兹华斯从自然世界中获得安慰和快乐的能力呼应了人类的普遍经验。他不仅把自然描绘成一个背景，而且是一个安慰和灵感的积极来源，特别是在孤独或自省的时刻。这一描述赋予了这首诗永恒的品质，与不同时代的读者产生共鸣。华兹华斯通过与自然世界的互动所传达的希望和韧性的信息，在今天仍然和他的时代一样恰当和引起共鸣，突出了他的作品在当代世界的持久相关性。他的诗歌邀请读者在美丽的自然环境中找到他们自己的平静和快乐，暗示了人类和自然之间的一种纯粹的、内在的联系。

最后，威廉·华兹华斯的《我好似孤云独自漫游》体现了典型的浪漫主义精神，不仅捕捉了自然世界中短暂之美，还探索了这种美对人类精神的深远影响。通过生动的意象，巧妙地运用文学手法，深深涌动着的情感，华兹华斯描绘了一幅田园诗般和深刻影响的自然画面。他对水仙花的描绘——一次转瞬即逝，但令人难忘的景象——象征着美的短暂而有力的本质，以及它对心灵和灵魂的持久影响。

参考文献

- [1] Al Jilani Ben Zid, M. and Al Amri, H.S. (2022) From Page to Screen: Exploring Wordsworth's "I Wandered Lonely as a Cloud" through the Computational Lens of "Transpoem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in Language Studies*, **12**, 1068-1075. <https://doi.org/10.17507/tpls.1206.06>
- [2] Prasad, V.D. (2019) Stylistic Analysis of William Wordsworth's Poem "The Daffodils" or "I Wandered Lonely as a Clou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search in Social Sciences*, **8**, 487-495.
- [3] 黄妍. "I Wandered Lonely as a Cloud"的元功能分析[J]. 韶关学院学报, 2019, 40(7): 97-100.
- [4] 赵文涵. 试论英诗汉译中的形合与意合——以《咏水仙》为例[J]. 南昌教育学院学报, 2018, 33(3): 114-116+120.
- [5] 孙敏. 华兹华斯与雪莱的两首诗歌的功能文体解析——《我独自云游》与《颂一朵凋零的紫罗兰》[D]: [硕士学位论文]. 镇江: 江苏科技大学, 2012.
- [6] 杨艳卫. 威廉·华兹华斯与"I Wandered Lonely as a Cloud" [J]. 科技信息(科学教研), 2008(4): 161.
- [7] 肖霞. 华兹华斯《我孤独地漫游，像一朵云》浅析[J]. 徐州师范大学学报, 2000(4): 59-61.
- [8] 章燕. "我孤独地漫游"和"水仙"——华兹华斯诗歌两种题目的考证与比较[J]. 外国文学, 2011(2): 38-45 + 157.
- [9] Mukarovsky, J. (1964) Standard Language and Poetic Language. In: Garvin, P.L., Ed., *A Prague School Reader on Aesthetics, Literary Structure and Style*,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Washington DC, 17-30.
- [10] Mukarovsky, J. (1932) Standard Language and Poetic Language. In: Freeman D.C., Ed., *Linguistics and Literary Style*,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 [11] 许力生. 文体风格的现代透视[M].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6.